

文
安
縣
志
七
冊

卷之九 元
人民部
藝文志
傳上

文安縣志卷之九

元

人民部

藝文志

文安令度尙傳

度尙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爲鄉里所推舉積困窮乃爲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爲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發摘奸非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饑尙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尙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

任代劉度者尙書朱穆舉尙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尙躬率部曲與同
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
帥卜陽潘鴻等畏尙威烈徙入山谷尙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
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尙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計緩
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
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
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尙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
莫不涕泣尙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
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尙飭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
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尙出兵三年羣寇
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
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

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尙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並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走蒼梧詔賜尙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尙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遷大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詔追贈封徐五百戶並前千戶復以尙爲荊州刺史尙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亂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

斬殄渠帥餘燼鳥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尙懼磬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磬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尙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磬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尙不徵者磬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尙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磬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聲江太守尙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尙與戰破之敵人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

漢刺史韓延壽傳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燕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憫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

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
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
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
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
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
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
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
諸生皮弁執俎豆爲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行其教賈偶車馬下里僞
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出潁川霸因其迹而大
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
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
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

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
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
民無笞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
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之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
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瘡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厚
復其家延壽常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
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
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且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
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
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
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
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

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吏皆以爲方春月可以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致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風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相傳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

見漢書

劉玄英傳

劉玄英號海蟾子初名操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陵人也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爲演清淨無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嘆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璧破爲二擲之遂辭而去海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一旦遽辭燕地遠泛秦川陶真於泰華之前遁跡於終南之下韜光隱曜莫測其所以尙書郎李觀自言爲進士時往遊南道過潭州望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劉處士奉問先生曰十月

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怒然驚嘆曰吾不遇此命也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往來復結張無夢种放訪陳希夷先生爲方外友亦間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煉則有還金篇行於世後隱代州之鳳凰山宋仁宗天聖九年遊厯名山所至多有遺跡一日於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秉引個碧眼奴擔著獨壺癟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個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總是仙家境醉臥松陰下閑過白雲嶺要去卽便去直入彩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襟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陵閑人劉某書至鳳凰山來儀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尙存其所寫真幅巾黃衣右肩挑酒

瓢左肩提布囊破綻補之氣韻古澹人望之知爲有道者又嘗於成都青羊宮潑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里壽寧至來儀僅兩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爲鶴飛而冲天全眞傳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至元六年褒贈海蟾明悟宏道眞君

中丞邢拙菴傳

明彭詔

公諱表字居正別號拙菴燕地文安人狀貌魁梧資性聰敏齦齒即見器於督學程公博通經史尤精理學嘗曰中庸一書聖賢闢建唯我能尋著路頭景泰癸酉以禮記冠本房刊其經藝進呈丁丑成進士筮仕獲嘉地衝民狡猾難治公以儒術飾吏事尙德黜刑專務以恩結復流民千七百戶田賦有制科差惟均擇民間俊秀子弟建社學教之雙馬營俗尙強梁民習爲盜聞公至悉易暴爲良尋擢守彰德蓋異數也獲民勒石志思及

知彰德持正守法摘發如神適衡水民王澤爲較尉馬成誘至安陽殺澤
竊其妻以逃澤甦赴愬於公捕之不得具疏城隍數日成攜所竊婦出首
人咸以爲神調衛輝時久旱瘟疫大行醮禳之俄頃雨大如注次年水災
奏免六郡稅糧陞山東左參政轉右布政使總理大同糧儲懲刈奸弊殫
厥心以懋乃績未幾丁內艱服闋以原官補四川川苗民雜居區畫非易
復旱災連年道殣相望公倣常平法出廩庾賑之全活數萬衆廷議以公
文武壯猶晉大中丞巡撫全蜀公以川事之壞土司驕縱淫佚且苗情難
束以漢法而貪帥好爲激變以邀功名諸偏裨又多祿袴子弟柔脆弗任
馳驅以故竊發易創也率縱之使橫卽大創亦易舉也率弛之使蔓蓋不
蔓無以糜大官之錢不橫無以爲封拜之地此西南諸蠻所以易戢而難
靖者自昔皆然公於是簡壯勇於部伍正首惡以安反側置戍建堡使蠻
叢鳥道之鄉悉遵道遵路而不敢依林箐爲伏戎之莽恃巉巖爲升高之

陵又思大荒之後繼以大兵民艱乃食亂是用長非屯田無以計久遠但屯法之不行皆緣歲有豐歉租惟一制未卜逢年之利先驚追呼之魂此邊陲所以空饒可耕之田而荷戈之士卒無辭於呼庚癸者可慨甚矣今於軍民約課耕不課稅俾沿邊間地聽其儘力開墾粟既充則價易賤以銀易粟邊儲庶不憂匱乏矣奏可兩年而置措得羨糧數萬公撫蜀四年兵荒頻仍建昌之役戎服臨陣者八越月致疽發於背卒萬山中沒之日橐如洗軍民號泣爲之罷市訃聞上悼惜久之予葬又爲文以祭之榮亦至矣公深於中庸者中庸之學言性命不離參贊細而魚鱉草木蟲茲苗蠻俱關中和公世生北鄙業顯西南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公之謂乎公曰中庸一言惟我尋著路頭豈欺我哉

中丞王肅菴傳

中丞王公順天文安人也諱儀字克敬別號肅菴生雋朗不羣弱冠補弟

子貞正德丁卯舉鄉試嘉靖癸未成進士公爲人闊達警敏沉密有大略
自諸生時已諳人情世務既仕於簿書兵獄推析毫髮審覈彌精吏姦無
所宿條約有所施於民者與民咨度必可行乃下然廉質峭直遇事颶起
智巧所避者公毅然肩之人以是多嫉公然公亦以是取重於時始令靈
璧歲大祲道殣相望民各鳥獸散公下車不及解衣卽棓鎖棄倉實與民
設糜以飼疫者所借以活全甚衆奸民有寇盜者至官府不敢問公廉得
其素昵者明貸其罪藉以報諸寇出入及得寇出信乃督捕人卒至火其
家盜來無所著邑遂靖俄改嘉定於南土爲最劇公決事解若迎刃先是
軍兌有耗加三爲常公令民輸額而止曹譁以爲羸已公爭曰此國計有
額吾不令雜以粗粃足矣若之何益之諸豪姦逋負飛詭悉議釐革徵拜
御史按陝西關中饑甚至則疏請發公庾暨羨金分屬賑之漢中守素貪
黠公論其狀詔逮而黜墨吏喪膽焉再按河南有陳守光守汝陽令皆貪

虐不儉公按之如法一道怖栗吏望風解印綬者相繼江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姦而吳中尤甚輔臣顧公蘇人也言於朝以爲須才有力者乃可使於是口薦公遂有守蘇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事竟奪公職吳父老聞公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公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救復公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公之撫不之吳又相率號於巡撫侯公公上其事復移公蘇州公至嘆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漏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可以畝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沉思擘畫使僚屬躬循阡陌計丈數仍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恒一以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期年化行治平爲天下第一擢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郡時秦璠黃良以南沙反伐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公筭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選將戰公登

壘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公曰可矣夜半擊楫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江中盡殲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叅政尋推僉都御史巡撫宣鎮鎮當彫敝之後公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於是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墜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一新詔賜白金文綺晉副都御史巡撫仍故會以邊情奪職廷臣交口推公才幹旋補陝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哈密遺種雜民間歲久滋蔓爲害公計徙之境外肅以寧邊將士由是益愛公無不願爲公死者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明年庚戌進叅政以藩臣入賀特改僉都御史卽撫甘肅未及行以忤權奸爲所中奪其官公生平清約自持旣貴食不重肉衣不裁綺兢兢如少時常曰君子立身必資於身者薄故係於物者輕係於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染世以爲名言退居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嗣厥子緘奏疏暴公之功上咨嗟悼之詔還